

在月光下的世界上

——序王猛仁先生《养拙堂文存》（九卷）

■邵丽

2010 年 9 月，我随铁凝主席带领的作家代表团去西藏考察的途中，收到王猛仁先生当年创作的散文诗集《沉默的花开》。收到手机信息的时候我刚刚在宾馆住下，打开电脑，忍住高原缺氧所带来的不适，虽然没有“一饮而尽”，但也沉迷在他优美的文字里久久不愿返回到现实中来——那被诗歌遗弃或躲避，无奈又无尽的现实。

一个人感知世界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，而中国的作家，历史上就负有沉重的社会责任感——所谓“文以载道”——对这个世界的述说是异常沉重的。那么仅仅唯美呢？“一道桔黄色的阳光从阴影中射进来，微微地一闪，照在他们幽暗的水面上和左右摇摆的倒影上。他们的灵魂融化在彼此的灵魂里”（《午后的阳光》）。当然，从更宽泛的的层面上说，审美也是一种“道”，那么忧郁呢？“随着音乐的节拍，背负的忧伤竟一层层退却”（《诗意的舞蹈》）。那么呻吟呢？“不断地编造着为自己辩护的种种理由，继而是委屈，是盟誓，是抗议，是合乎逻辑的赔礼认错。分手就这么简单”（《无言》）。我始终认为，诗就是诗，它可以从任何一个地点出发，披沙拣金，然后在心灵聚合。也可能它什么都没说，只说了路途、心情，一只孤独的鸟或者仅仅是风的形状，就因而具有了诗的形式和内容。在上古时期，没有专业的诗人，更没有专业的评论家，那些被我们的先人随口吟诵的歌谣，现在依然被我们奉为经典中的经典。“昔我往矣，杨柳依依；今我来思，雨雪霏霏”。这样的千古绝唱没在任何诗歌理论里生存过，可不管何时我们捧读它，

都会被深深地感动，或者像一个诗人说的那样，“被击倒”——因为它在时刻放电。

诗歌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形单影只已是不争的事实，但它远远没有“迹近于无”，依然在“徘徊复徘徊”。在这样的大背景下，我同意很多的说法，人心不古也好、浮躁贫乏也好，总之是诗歌生存的环境越来越逼仄。但我惟一不同意的说法是，诗歌被边缘化。当然，诗歌从来没有作为我们生活的目的出现过，也从来没有成为过我们生活的中心，那么所谓的“边缘化”又是指的什么呢？我相信，“只要还有一个诗人活在这月光下的世界上”，诗歌就在世界的中心，因为真正的诗是活在人心里，而“每个人都是世界的中心”。实事求是地说，这些年中国的诗歌创作水平不但没有下滑，而且有很大的提升；诗人也不是越来越少，而是越来越多。只是诗歌不再是政治的工具和谋生的手段，而是作为一种话语的方式，并且越来越往人的内心里去了，越来越恢复到《风》的状态，变成纯粹私人化的写作。所以，随着社会的发展、思想的多元化，这样的时代不会再有一鸣惊人的诗歌和诗人了。从社会学的意义上说，这不是这个时代的悲哀，而是全社会的一大进步。我们应该做的，是要像王猛仁先生这样，“用诗歌开启生活”，在喧嚣的内心里，要常常打开一扇天窗。

王猛仁先生十数年来笔耕不辍，始终保持旺盛的创作激情，而且成就斐然，这在目前是非常难得的。他既写诗，也写散文诗，而且书法功夫也相当了得，他的成功也得益于触类旁通的文化积淀。他的作品厚积薄发、沉稳大气，虽然有时候略

显急躁，但却有着无比的真诚，这是永远超越技术的最终尺度。他的诗和散文诗曾经多次在《人民文学》《人民日报》《诗刊》《中国诗歌》《中国诗人》《星星》《诗歌月刊》《莽原》发表，还先后出版多部散文诗集，受到了读者的广泛好评，并在中国散文诗上世纪九十年代优秀作品评奖中荣获了“中国当代优秀散文诗作家奖”，作品收入《21 世纪散文诗排行榜》和《2014 年中国散文诗排行榜》，并先后获 2013、2014《诗歌月刊》年度散文诗奖和 2013 年度《莽原》文学奖，成为“文学豫军”的中坚力量、河南散文诗界的领军人物之一。同时作为河南省散文诗学会的副

主席兼秘书长，他在创作散文诗的同时，编辑出版了《周口散文诗九家》《河南散文诗九家》《中国散文诗十二家》和《中外散文诗六十家》，带动和扶持了一批河南散文诗作者走上文坛，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。作为一个河南的作家和读者，我觉得有一大批像王猛仁先生这样热爱文学并身体力行的作家在，是河南省文学界的福分和骄傲。

（邵丽 女，当代著名作家，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，河南省文联副主席，河南省作家协会主席，鲁迅文学奖获得者。）



一棵葡萄树

■焦辉

小小说

父亲去世后，母亲从乡下搬来城里，和我们一起住。老家的院子卖给了别人。母亲进家连口水也没顾上喝，就小心地从黄色挎包里掏出了一个沾满泥土的塑料袋。母亲打开塑料袋，原来是一棵葡萄树。葡萄根用湿泥土包裹着。母亲问：“辉，葡萄树栽哪里啊？”我和妻子对看几眼，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母亲。

母亲看我们几眼，说：“我看楼下那些草地中能栽葡萄。”我笑了，说：“妈，这里是高档小区，管理很严格，楼下的草坪是不让业主栽种东西的。”母亲奇怪地问：“谁是业主？”妻子说：“妈，是我们啊，不用种葡萄树，您老人家想吃葡萄，超市里一年四季都有。”母亲说：“这棵葡萄树是咱老家院里的棵，一定要找到地方栽啊。”母亲说着伤心了。

我转了几圈，栽哪里啊？妻子说：“买个大花盆，种在阳台。”这倒是个办法，

母亲也欢喜起来。我马上下楼打车去买了个小水缸一样的大花盆，妻子帮我往电梯里搬的时候说：“妈真是怀旧啊，费这些事就为棵葡萄树。”我笑了，说：“你还不知道吧，这葡萄树有个故事。”

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，爷爷因病去世，家里为爷爷的病借了很多钱。父亲白天干繁重的农活，阴雨天或晚上到村北的农场找些杂活干。母亲白天和父亲一样干农活，晚上缝补衣物或去镇上领些钩手包、糊纸盒的活，好补贴家用。我夜半醒来，总是看见母亲在昏暗的煤油灯下低头干活的身影。父亲由于劳累过度，晕倒在从农场回家的路上，摔伤了胳膊。这给贫苦的家庭增加了霜雪。

母亲望着院里的葡萄树说：“今年葡萄结得真多，过几天熟了，拿到镇上去卖，能卖不少钱呢。”父亲吊着胳膊走到葡萄树旁，看着满架青溜溜的葡萄笑着点头。过了几天，葡萄熟了，紫红而又圆润。母亲摘下一串，洗净后让我和父亲吃。葡萄很甜，饱满多汁。父亲说：“今年的葡萄长得太好了，肯定能卖不少钱。”这时候，邻

居黄大爷串门，母亲让他吃葡萄。他走到葡萄架旁，剪下了一大串葡萄，说：“今年的葡萄结得真多。”父亲和母亲笑着说：“是啊，是啊，黄大哥再多摘些回家吃。”黄大爷笑着说：“一串就好。”说着就拎着葡萄回家了。

接着，村里人陆续来了，夸赞着葡萄好，都动手摘葡萄吃，而且很多人都是连吃带拿的。我不高兴了，说：“一会儿再来人，我不让他们吃。”父亲说：“那可不行，乡里乡亲的，不能因为葡萄伤和气。”母亲叹口气说：“明天赶紧摘葡萄卖，要不就没有了。”没想到，下午又有很多人来，说听上年来吃葡萄的人说我家的葡萄真好吃。到了晚上，葡萄架上只剩下几串青涩的葡萄了。母亲心疼得直落泪。

第二天早上，母亲开门后喊：“他爹，快来看。”父亲走过去，从母亲手里接过一个纸包，打开，是一沓钱，一块的、两块的、五块的、十块的，数了不下，有二百多块。那时候二百多块，可不是个小数目。父亲问：“哪来的？”母亲说：“放在门槛上的。”父亲展开纸包，上面有字：买葡萄

的钱。

妻子听我说完，抹了把眼泪，说：“这棵葡萄树是应该珍藏。”回到楼上，妻子和母亲一起小心翼翼地把葡萄树栽进花盆里，浇了水。母亲说：“这棵葡萄树，还是我和你爹刚结婚的时候弄回来的呢。”妻子说：“原来是和爸一起买的啊。”母亲笑了，说：“不是买的，是换的。”妻子惊讶地问：“换的？”母亲点点头说：“那时候我们刚结婚。有一天一起赶集，回来的时候经过一处种花草的大棚。花匠正忙着给花草浇水，我看见了棵绿油油的葡萄树，就随口说，‘要是每年夏天能在院子里摘葡萄吃，就好了。’你爹说，‘那就在咱院里栽一棵。’但我们没有钱买葡萄苗啊，你爹就跑去和花匠商量，最后你爹帮花匠浇了半天花草，换回了这棵葡萄树。听花匠说，这是新培育的品种，值不少钱呢。你爹抱着这棵葡萄树苗，笑的那个傻样啊。”母亲说完，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中，久久没有再说话，脸上浮现了两朵红晕。

仲春的阳光，从阳台全封闭的厚玻璃外透了进来，轻轻洒在葡萄树上。